

春之北庭

□康宗文

三月的吉木萨尔，春天来得总是有些迟疑。清晨推开窗，空气里还带着昨夜残留的寒意，但阳光已经比冬日里明亮了许多，斜斜地照在院墙上，把墙角的积雪照得晶莹剔透。天气预报说今天最高温度7摄氏度，最低零下3摄氏度——这就是吉木萨尔春天的脾气，白天暖得让人想脱去棉衣，夜里却又冷得需要裹紧被子。

我决定去南边的山里走走。朋友说，这时候的新地乡正是一年中特别的时节。

车子沿着山路盘旋而上，窗外的景色渐渐变了模样。平原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，露出黄褐色的土地，但越往山里走，雪反而越厚实起来。路旁的云杉林披着银装，墨绿的针叶从白雪中探出头来，像是给山峦绣上了深浅不一的纹路。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，雪地上便有了斑驳的光影，那些还没完全融化的雪挂在松枝上，晶莹剔透，风一吹就簌簌地落下一片碎玉。

这就是吉木萨尔春天独有的景致——冬的余韵与春的生机在这里温柔地交织。山脚下的溪流已经开始解冻了，我停下车，走近细听。冰层裂开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大地在睡梦中翻了个身。清澈的溪水从冰缝里涌出来，叮叮咚咚地往下游流去，那声音清脆得很，仿佛在唤醒还在沉睡的万物。向阳的坡地上，已经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绿意——那是嫩草悄悄顶破了土壤，在残雪间探出头来。有些地方，雪化得早，露出了黑色的土地，上面缀着几株早开的野山花，粉的、白的，小小的，却倔强得很。

我继续往山里走，到了花儿沟，这里的景色果然名不虚传。远山如黛，层层叠叠的，近处的山坡上，绿意已经漫了上来，虽然还不浓，但那种新绿是春天特有的颜色，嫩得能掐出水来。草地上散落着牛羊，它们慢悠悠地啃着刚冒头的青草，偶尔抬起头，用温顺的眼睛望着路过的人。牧人的毡房在不远处冒着炊烟，那烟是淡蓝色的，在清冷的空气里笔直地升上去，升到半空才慢慢散开。

站在山坡上往下看，整个山谷尽收眼底。南边是巍峨的天山，山顶还戴着雪冠，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山腰以下是茂密的云杉林，再往下是渐渐开垦的草原，最后消失在北边的平原里。吉木萨尔的地势就是这样，南高北低，从雪山到沙漠，各种地貌都能在这里找到。春天来了，每种地貌都有了自己的表情——雪山依然庄严，但雪线在悄悄后退；森林依然沉默，但林间有了鸟鸣；草原依然辽阔，但草色

已经由黄转青。

下山的时候，我特意绕道去了泉子街镇的吾塘沟。这里的春意更浓一些。松林里的雪已经化了大半，露出松软的地面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山涧里的水声更响了，不再是叮咚的轻响，而是哗啦啦的奔涌。我蹲在溪边，伸手试了试水温——还是冰凉的，但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刺骨了。水很清，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，石头上长着青苔，绿茸茸的，在水流中轻轻摆动。

回到县城，已是傍晚时分。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去了北庭园广场。这里完全是另一番热闹景象。广场上人很多，有跳舞的阿姨，她们穿着鲜艳的衣裳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；有玩健身龙的大爷，彩色的长龙在他们手中上下翻飞；还有放风筝的孩子，风筝在暮色中越飞越高，变成天空中的一个一个小黑点。春天的北庭园广场，就像这个县城的脉搏，跳动着生机与活力。

我在广场边的长椅上坐下，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成了橘红色，东边的天山轮廓渐渐模糊，变成深蓝色的剪影。风还是凉的，但已经没有了冬日的凛冽，而是带着一种清新的、湿润的气息——那是融雪的味道，是泥土苏醒的味道，是春天特有的味道。

吉木萨尔的春天就是这样，它不张扬，不喧闹，而是悄悄地来，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这片土地。它藏在山涧破冰的流水声里，藏在云杉林间融雪的滴答声里，藏在草原上第一抹新绿里，也藏在广场上人们的笑声里。这里的春天虽来得慢，但每一步都踏踏实实；这里的春天虽不华丽，但每一处变化都真实可触。

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，我起身往家走。路灯已经亮了，橘黄色的光晕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温暖。我想起气象预报说明天是个晴天，最高温度会升到11摄氏度。那么，明天山里的雪应该会化得更快，溪水会更欢腾，草地会更绿一些吧。

这就是吉木萨尔的春天——在冰雪消融中醒来，在渐暖的风里生长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，静静地、坚定地走向繁盛。它不急着想展示什么，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把冬日的肃穆一点点褪去，换上春日的生机。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也像这春天一样，在季节的轮回中，踏实地过着每一天，感受着每一份细微的变化，等待着一个更加明媚的明天。

春韵凤城

□谢江辉

我在玛纳斯县已客居七年有余，每年春天，春风都会按时从天山而来，携着融雪的清冽，漫过玛纳斯河两岸，唤醒这片被水滋养的土地。我循着春意行走，看一河碧水串联起湿地、园林、林场与市井，让凤城的万物在春水的润泽中舒展，尽显生机流淌与气韵绵长，也让我在这春韵涌动的万象里读懂了生命最本真的力量。

春水初生之时，我先赴国家湿地公园之约。这里的冰雪刚刚消融，芦苇破冰抽芽，到处碧波荡漾，像极了诗句中“天光云影共徘徊”的画境之意。此时天鹅振翅北归，鸬鹚如约而至，浅滩之上，水鸟翩跹，嬉戏觅食。这里是候鸟的驿站，更是生命的栖息地。一汪湿地，承接天山融水，涵养着绿洲生机，水波轻漾，荡去了冬日的沉寂，带来了春天般生生不息的力量。我驻足在观景台上，看湿地的水光潋滟，听鸟鸣的啾啾声声，也慢慢懂得了春光从不是单向的奔赴，而是万物相依、共生共荣的约定。

循着水脉前行，我走进葡萄酒公园。这里春水绕廊，新柳拂堤，驻足闻视，柳枝正抽出嫩绿的枝芽，在春风里悄悄拔节。园内碧水如镜，倒映着繁花与亭台，九孔桥横跨清波，我深嗅这里的空气，草木萌新，花香淡淡，是春天独有的味道。

漫步至绥来公园，这片古意园林里藏着小城最独特的温柔，草木抽枝，嫩芽破土，流水潺潺，曲径通幽。这里没有喧嚣，只有春风的低语和春水的轻唱。举目望去，这里的老树正抽新条，枯草也发新芽，就是这最平凡的草木，也在用自己最热烈的姿态拥抱着春天。我缓步其间，看阳光穿过枝叶，落在粼粼水面，也忽然明白了，春天从不偏爱繁华，每一株平凡的生命，都有绽放的权利，都能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向阳而生。

位于城外的西海公园依水而建，是春韵玛纳斯的灵动注脚。这里碧波荡漾，绿岛点缀，木栈道蜿蜒水边，春风轻轻拂过，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。西海公园不仅是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态园林，更是玛纳斯的水源涵养地。得益于西海公园的加持与抬爱，才让玛纳斯实现了以水润城，城中有水，水中有城，城水相依，温婉如画的别样景致。春日的西海公园，冰雪融尽，水面开阔，鸥鸟低飞，草木葱茏，目光所及之处，安静里透着让人心动的蓬勃。

来到位于塔西河谷的平原林场，这里的春意让人感觉愈发厚重。茫茫林海，冰雪退去，树木便开始舒展枝丫，嫩芽也早已缀满枝头，寻一块高地远远望去，这里的杨榆青翠，松柏挺立，让层层绿意铺展至天山脚下。此时，天山的冰雪融水顺着沟渠滋养这里的林木，让万亩林场在春风中得以慢慢苏醒。平原林场是湿地的屏障，是凤城的绿肺，我走在林场雪迹斑驳的树丛里，听春风过林，我知道，那是生命拔节的声响，是春天生生不息的宣言。

行走在春日里的玛纳斯，我看春水润万物，观新芽破冻土，听飞鸟唱生机。也忽然明白了，春天从不是转瞬即逝的景致，而是生命循环的启示，暂住在这天地间的万物，都应该顺应时序，扎根大地，心怀温柔，向阳而生。怀揣着对天地的敬畏，对生命的热忱，不论是这春日里的花草树木，还是行走在春天里的人们，都永远有春光在前，有希望相伴。

春风又度玉门关

□于光明

应了一句老话“冬至当日回，昼夜各一半。”时间不知不觉在我们的指缝中流过。

立春过后，天渐渐亮得早了。清晨六七点，东方的天际泛起鱼肚白，晨光熹微中极目远眺，远处的天山轮廓若隐若现。遥看天山一半墨黛一半雪白，博格达峰矗立于云端，迎接朝阳……

这样的清晨，总能让我想起儿时村子边河坝上度过的日子。那时，每到这个时节，父亲总会带着我去河边看冰凌消融。河面上的冰层在阳光下渐渐变薄，发出细微的“咔嚓”声，像是大地在轻轻叹息。河水从冰缝中渗出，溢在冰面上，缓缓游游地流淌着，清澈里折射出晶莹的光芒，流向大地的怀抱，流向远方。瘦了溪流，绿了杨柳。父亲说，这是春天的脚步，是大地苏醒的声音。

公园里的景象更是令人欣喜。湖面上的冰层已经融化了大半，露出碧绿的湖水。几只野鸭在水面上游弋，时而低头觅食，时而振翅拍水，激起一圈圈涟漪。岸边的柳条虽然还是枯黄的，但仔细看，能发现点点嫩芽。这些嫩芽像是害羞的少女，躲在褐色的外衣里，只露出一点点翠绿。

在城市的另一端，儿童公园里的杏树也开始萌动。枝头上鼓起了一个个花苞，像是无数个小小的灯笼，等待着绽放的时刻。园艺工人正在修剪枝条，为即将到来的花期做准备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是玉树琼枝还是素杏满树？春天会告诉你。

这样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城市里。驱车前往郊外，沿途的农田里已经能看到农民忙碌的身影。他们正在疏通渠道，为春耕做准备。拖拉机轰鸣着在田间来回穿梭，翻起的泥土散发着特有的芬芳。

在更远的牧区，春天的气息同样扑面而来。草原上的积雪开始融化，露出下面枯黄的草茎。牧民们正在冬窝子忙着接羔育幼，分群喂养，同时整理行囊准备转场。羊群在融雪后的草地上觅食，时不时能听见出生不久的小羊羔“咩咩”的叫声。

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都能感受到人们对春天的期盼。小区里的老人们聚在一起晒太阳，谈论着天气。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，欢快的笑声在空中回荡。就连写字楼里的白领们，午休时有的走上阳台沐浴阳光，有些则会特意走到户外，感受阳光的滋养与温暖。

傍晚时分，漫步在近郊的河堤上。只见上游的渠水已经解冻，在夕阳下泛着粼粼波光。岸边的芦苇随风摇曳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一对情侣坐在长椅上，女孩手里捧着一束刚买的玫瑰，花瓣上还带着水珠。远处传来手风琴的声音，悠扬的旋律在暮色中飘荡，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。

这样的夜晚，总会让人想起艾青的诗句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是啊，这片土地上的春天，总是格外让人感动。它不仅仅仅是季节的更替，更是一种生命的律动，一种希望的萌发，一种未来可期的激动。

回到家，我打开窗，让春夜的空气涌入房间。远处的天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晰，山顶的积雪闪烁着银色的光芒。我知道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些积雪就会融化，汇成涓涓细流，顺天山而下，滋润一片片干渴的土地，召唤生机盎然。

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风声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春天来了，万物都会醒来。”是啊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每一个生命都在等待着春天的召唤。

从巍峨的天山到辽阔的草原，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乡村，春天的脚步正在悄然临近。

等待是甜蜜的，等待了一个冬天的期盼后，希望就在眼前激情迸发。就像那些枝头的嫩芽，那些解冻的河流，那些忙碌的身影，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：新疆的春天，真的来了。

夜深了，轻轻合上眼睛。在梦中，我仿佛看见了漫山遍野的杏花，看见了绿意盎然的草原，看见了给麦苗追肥的身影，看见了人们脸上绽放的笑容。这是春天的梦，是希望的梦，是属于这片土地的梦。

科克兰木的春天

□成昕

三月初，科克兰木镇的春天乍暖还寒，不似江南水乡烟雨轻烟，一夜繁花绚烂，带着戈壁独有的清寂与韧劲，来得慢，来得静。漫步在戈壁母亲公园，湿润的山风携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迎面而来，涤尽尘嚣，沁人心脾。暖阳均匀地洒满周身，驱散了残留的寒意，暖意融融，悠然悦春光。冰雪消融的土壤里，小草悄悄探出头，叶片缀着晶莹的露珠，豁然睁大眼睛，伸着懒腰，展开四肢，满心欢喜迎接姗姗来迟的春天。

公园走廊上有人驻足，轻抚风中摇摆的垂柳，柳枝上一粒粒默默鼓起的灰黄色芽苞，相互倾诉冬季的孤寂，道一声别来无恙。芽苞们像披着围巾情窦初开的姑娘，心事落晚春，眉眼露着胆怯，轻声细语，咱们就要抽芽吐绿了，以靓丽的姿态拥抱春天，迎接春天。和煦的春风中，一群麻雀在光秃秃的枝丫间蹦蹦跳跳，叽叽喳喳的鸣叫不算悠扬，也不嘹亮，声声皆是春的序曲，慢慢唤醒了沉睡的大地。报春的，还有那些造型各异的冰柱，它们顶着未尽的寒意，在融雪间静静伫立。春风温温脉脉把冰柱风干成块，晶莹玲珑的水珠在冰面跳跃，一闪一闪，如星星点灯，把春天到来的消息，传递给土壤里沉睡的蚯蚓、蛭蚰、青蛙……唤醒蛰伏的生灵。

晨光给棉场铺上一层暖金色，十几位工人围坐成圈筛选棉种，一粒粒饱满的种子在筛子中一上一下，起落有致，像蹦床运动员高高跃起翻着跟头、回旋、舒展，稳稳地落在筛子里。田畴沃野，“铁牛”满地跑，机器的轰鸣声在田野间此起彼伏，打破了春日的清寂，田间的春耕备播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。农机具检修工作按下“快进键”，农机手们一丝不苟地对拖拉机、联合整地机、精量播种机进行检修保养，紧固螺丝、检查电路、更换易损件，每一个细节

都精益求精，为保障粮食、棉花等农作物一播全苗，打下坚实基础。农机已普遍配备智能控制系统，作业路线自动规划、种子均匀播撒、施肥精准调控，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与作业质量，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。智慧农机与云端数据平台实时联动，操作人员可随时查看作业状态、调整参数，作业全程可控、精准高效，智慧农机已然成为春耕战场上的“主力军”，处处涌动着忙碌而有序的生产热潮。

智能驱动的温室大棚里春色满园，绽放的草莓花、番茄花、黄瓜花、清雅芬芳，蜂群循着花香，细足轻沾花粉，翼翼微颤，穿梭在花蕊间，采集芬芳，酿成甜蜜的岁月。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、二氧化碳浓度等数据，由传感器实时监测，系统自动调控天窗、风机与水肥供给，蔬菜生长节奏可感可控。自动化数字监测系统全天候运转，智能轨道车来回穿梭作业，每一处场景，都彰显着科技赋能现代温室大棚的蓬勃活力。

春风的脚步丈量着科克兰木镇的角角落落，掠过戈壁母亲纪念馆、戈壁母亲美术馆、文化创意园等红色旅游景点，用湿润温暖的心感受团场人友善、坚强、勤劳的品质。参观、游学、踏青的人们逐渐多了起来，春的暖意与文化的厚重在游客心中交织，红色文旅的“一池春水”被激活，以润物无声的力量，跑出了加速度，推动“暖人文”与“强经济”的双向奔赴。

科克兰木的春天，没有喧闹，没有张扬，从容苏醒后，万物在静谧中悄然生长，宛如一幅不沾尘俗的油画，含蓄、淡雅、温雅又流畅。生机盎然的春天，踏着轻盈的脚步，向我们走来。科克兰木镇每户人家的柴米油盐，三餐四季在这份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中，蒸蒸日上，万事可期。